

罗彪

释著

溫病條辨
經義

北京中医出版社
社出版

温 痘 条 辨 释 义

罗 彪 释 著

义 疫 雜 痘 之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痘 之 疫

义 痘 疥 治 法

译 著

温 痘 条 辨 释 义

罗 彪 释 著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外南路19号)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 零陵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3.5印张 303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304-0442-3/R·52

定价：4.40元

孟 序

夫人之所重者，莫若生命，而生命之能得保障者，又全赖乎医药，此乃一定之理。我国中医学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不衰，岂非中医药学之功欤？溯自神农著《本草》，黄帝作《内经》，而医学理论初奠。其后，代有发明，医籍之多，浩如烟海，此诚为我国宝贵遗产之一也。究疾病之危害最烈者，莫过于温病。温病起病急骤，变化多端，且因历来沿用辛温治伤寒法以治所有温病，故死于温病者不可胜数。历代医家有鉴于此，渐悟寒温有别之理，于长期医疗实践中，积累无数治温经验。迨至明清，温热名家辈出，温热著作如雨后春笋，自此，温病辨治自成体系，在中医学里独树一帜。其中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以《伤寒论》理论为基础，又补充《伤寒论》之不足。该书之可贵者，广集诸贤之学，对于四时温病因证脉治，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且对证制方，尤多撷取叶天士病案之处方，冠以方名，颇切临床实用。是书一出，无怪时人赞之曰：“大江南北，三时感冒取则有凭焉”。

诚然，《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证治不可谓不备，足可示人以法，但其中尚有不少详此略彼或意不尽及意不明处，虽属小疵，后学者亦不无有困惑难解之感。去年秋，广西桂林地区卫生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罗彪同志，以其所著《温病条辨释义》一稿示余，细读之下，见其全书结构严谨，布局合理，紧扣原文，多有阐发，分析归纳，层层深入，词义浅显，令人易于领悟，既不失原书本意，又参以自己见解，使鞠通之学更添光辉，此诚罗彪同志多年从事教学临床经验所积，精心之作也。是书行将付梓，问序于余，余以是书之出，堪作教学、临床之参考，对于启迪后学，发扬鞠通学术，惠及病民甚有裨益，故欣然命笔而为之序。

孟澍江写于南京中医学院

一九八八年六月

张序

温病学说，自有清以来，名贤倍出，别开生面，叶氏涉足于前，吴氏承继于后，吴氏得叶氏之启发，叶氏赖吴氏而宏扬，故叶、吴二氏，皆温病学之名宿。

吴鞠通氏摘取叶天士治温部分验案加以阐发整理，结合个人所得，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为温病学说增一巨著，后来业此者，无不人手一编，从而使叶氏之学，得以普救众生，厥功匪浅。

《温病条辨》一书，系吴氏自条自辨，于理法方药，大端俱全。然其中奥义，仍有待于再行阐发，故后世医家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今又有罗君，潜心于此，再加阐释，以探求蕴奥。其持论可谓公允，说理亦属简要，通过分析对此，进一步揭示了该书的学术思想。虽难能臻于完璧，亦颇有助于后学。书成之后，幸得先读为快。今当付梓，嘱为弁言，乃不揣谫陋，聊赘数语，谨以为序。

丁卯孟冬荣成张昭华灿卿于山东中医药学院

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修订本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自序

《温病条辨》是祖国医学文库中的一部杰出著作。书分七卷。其中，一至三卷是全书的主体。它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系统地论述了温病的辨证施治。其论证之精到，立法之严谨，方药之实用，深为近代医家所折服，被推崇为温病学的必读之书。惟此三卷仿《伤寒论》体例，以条文写成，文尚简朴。但其精微奥义，须经反复研索，触类旁通，方能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爰就个人认识与体会，将各篇条文逐一释述，俾《温病条辨》一书的理法方药易为读者所掌握与运用。

本书初稿成，承广西中医学院文献研究室廖崇文老医师斧正。继之，又分别承南京中医学院孟澍江教授、沈凤阁副教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张志远教授；北京中医学院赵绍琴教授、胡定邦教授；上海中医学院柯雪帆教授；广州中医学院刘仕昌教授；广西中医学院秦家泰教授、陈廷禧副教授；湖南中医学院李培荫副教授；河南中医学院周文川副教授；桂林中医院蒋日兴主任医师等详为评审。南京中医学院孟澍江教授、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张灿玾教授并为本书写了序言。根据专家们在评审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几经修改。定稿后，在广西卫生厅科技处以及桂林市医学情报所、北方科学技术出版社等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如期出版、发行，在此一并致谢！

著者学术水平有限，对于原著的理解尚很肤浅，因此，在释述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同道批评指正。

罗彪

一九八八年六月于桂林

导言

《温病条辨》是吴瑭的温病学名著。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温病的辨证论治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温病学说的理论体系，对于近代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全书梗概

《温病条辨》（简称《条辨》）书分七卷，首卷“原病篇”，历引《内经》有关原文并加释注，溯说先秦对于温病的病因、病机、证治与预后等方面的一些认识，从而表明《内经》乃温病学术之始源。卷一上焦篇，卷二中焦篇，卷三下焦篇，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创用三焦立证，对于各类温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施治，条分缕析。此外，为了证治的鉴别需要，书中对一些非属温病范围的病证也加以论述。如列寒湿于湿温之后，目的是“所以互证湿温，言寒湿而湿温更易明晰耳”。此三卷共列条文238条，出方198首，内容丰富多采，临床指导意义很大，最宜潜心研究。卷四杂说，泛论一些医学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着重指出某些偏见和错误治法，以正时弊。卷五解产难，卷六解儿难，分别结合温病的理论和辨证来讨论产后调理、惊风和痘证等问题。

2、学术思想渊源

吴氏的学术思想深受叶桂学说的影响，他慧眼独具，将散见于叶氏《临证指南医案》各篇中的理论与经验进行综合分析，去粗取精，分门别类，概括整理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条文。同时，将各案选用的药物，择其典型，精心化裁，审定分量，命以方名，成为今日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方剂。故《条辨》中很多内容取材于叶氏医案，如湿温与寒湿二病，共列条文104条，其中所载的主要症状与应用药物完全与叶案相同者61条，主要症状相同而药味略有增减者15条。再从论湿、疽、痘、疟诸病的内容看，叶案中记载湿案58则，吴氏选用28则；疽案10则，选用3则；痘案110则，选用26则；疟案185则，选用18则。可见吴氏充分继承了叶案中论治有关病证的理论精华和宝贵经验，从而使叶氏之学得以广为流传，其承先启后之功不可磨灭。

吴氏之学除师承于叶氏外，对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匱》等典籍亦深有研究，故在《条辨》中，《内经》的理论原则得到很大的发挥，《伤寒》的理、法、方、药，也得到广泛的借鉴与运用。

吴氏温病学说的许多基本观点，每多导源于《内经》。他十分重视《内经》关于五运六气影响发病的论述，认为气运偏盛是温、疠大行的因素之一，因此，每以气运作为温、疠发病的预测和辨证论治的参考。此外，还善用《内经》五行生克之说以分析病机、指导施治和推测预后。《内经》“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之说，对于吴氏养阴扶正思想的形成很有影响，所以吴氏治温多崇尚预护其虚，不犯无过。

至于仲景学说之渗透于《条辨》中者，更为深广。除书仿《伤寒论》体例外，在一至三卷中直接引用或语意出《伤寒》、《金匱》原文者计23条，占此三卷条文总数的10%；直接采用《伤寒》原方或以其加减化裁为方者共83首，占《条辨》206首方的40%。《条辨》多处援引《伤寒》原文，申述寒、温之辨，并通过对举，使人易于比较与反证中对

温病之学更能了然于心。尤为后世医家所瞩目者，是吴氏每把《伤寒》、《金匱》的理法方药加以变通和引申，广泛应用于温病的辩证施治。譬如仲景于瘅疟条下不出方，吴氏从原文“以饮食消息之”知仲景重在胃气，于是补出五汁饮，以甘寒救阴为治。又如热厥，《伤寒》仅提宜清或宜下二证，而《条辨》补充了邪入心包与阳杀阴亏之厥证证治。再就用方而言，《条辨》运用仲景方每赋以新意，如应用小承气汤治阳明温病下利谵语，将大黄、枳实、厚朴的用量比例从原方的 $4:3:2$ 改为 $5:1:2$ ，以防枳、朴之温燥伤阴；而治阳明暑温湿已热化之下证，则用小承气汤各等分下之，旨在约制苦寒。又如将仲景的炙甘草汤裁去阳药，随证化裁为六个具有甘润养阴之新方。诸如此类，既切合病情，又不失仲景心法，极尽推陈致新之能事。《伤寒》本详于寒邪伤阳之治，但《条辨》对于寒化阳伤之证，除使用四逆、理中诸方外，还制订了鹿附汤、扶阳汤、参茸汤等壮补元阳之剂。以上说明《条辨》在辩证与治法上虽多取法于仲景，但又补充、发展了仲景学说，从而使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日趋完善。

综上所述，吴氏学术思想乃源于《内经》，衍于《伤寒》，师承于叶桂。因此，学习《条辨》一书，应结合研读以上各家论著，方能更好地领会、掌握吴氏的温病学说。

3、《条辨》要领

《条辨》各篇所论，内容广博，然贯穿其始终，为全书要领者，约而言之有三：

(1)用三焦辨证，并与六经、卫气营血辨证互为补充：《条辨》创用三焦辨证，以上、中、下三焦来表明温病的病程阶段与病位所在，借以掌握病证的进退出入，阐明不同的病理机制，指导用药的轻清重浊，这是吴氏对温病学说的最大建树。

三焦辨证和六经辨证都是外感热病的辨证纲领，三焦辨证是对六经辨证的补充，二者在某些证候的归类与施治上有其共同之处。如中焦之实热证，大抵与阳明病相当，故《条辨》有阳明温病之称，其治均主以清、下二法；中焦病之寒湿证，大抵与太阴病相当，故《条辨》有太阴寒湿之称，其治均主以燥湿温脾；它如少阴病之黄连阿胶汤证与少阴咽痛证，在《条辨》中纳入下焦病候，其治亦与《伤寒》无异。但是，六经的三阴病重点论述寒邪伤阳，以救阳为急务，而三焦的下焦病重点论述热邪伤阴，以养阴为要领；六经辨证是由表入里，由浅入深，说明病候的横向发展；三焦辨证是自上而下，亦由浅入深，说明病候的纵向发展；六经辨证对寒邪发病的证治论述较详，但对于外感热病常见的病候如热入营血，伤阴动血，热闭心包，热盛动风，湿热蕴结肠胃等证则未及之，三焦辨证却补充了六经辨证的上述不足。

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都是温病的辨证纲领，三焦辨证是从卫气营血辨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卫气营血辨证，标明温病从表入里的传变次第，按卫气营血四个病程阶段进行辨证论治，重在掌握温病病机的共性；三焦辨证，标明温病自上及下的传变次第，按不同病位（三焦）结合不同病邪（九种温病）进行辨证论治，重在掌握温病病机的个性。卫气营血的治则是：“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三焦的治则是：“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可见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乃各就温病的一个侧面提出了不同的辨治方法，二者互为补充。吴氏在三焦辨证的运用中，总把卫气营血穿插于其间，经常应用诸如邪在气分，热搏血分，邪热入营等叶氏提法。这样，既注意到各种温病的特性，又不忽视其相通的共性，从而使辨证施治更切于实际。

综上所述，三焦、六经与卫气营血都是各自独立的辨证体系，三者在证型的归类，病机的阐发以及方治的确立等都各有不同，在外感热病的辨治中，各有所用，互为补充，分之则各得其偏，合之则各得其全。因此，当全面掌握，不可偏废。

(2) 详察寒、温之异：温病与伤寒，其病因病机不同，治法自是两途，正如叶桂所说：温病“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但是，金、元以前。医家对外感热病的辨治惟宗仲景之说，悉以伤寒六经为法。刘河间之后，温病渐从伤寒中分化出来，迨清代叶、吴之学兴起，温病之辨证论治虽已自成体系，但仍不能广为医家所接受。于是掀起伤寒与温病两学派的激烈论争。伤寒派认为温病隶于《伤寒论》中，治伤寒法可以统治温病，直斥温病之学为邪说。影响所及，寒、温之争迄今未已，不少医家囿于门户之见，仍置温病学派之理、法、方、药于不顾。因此，对于寒、温之异，所辨茫然，一味沿袭伤寒之法用治温病，以致贻误甚多，故吴氏反复论证寒、温之不同。温病为温邪上受，沿三焦卫气营血而发展；伤寒系感受风寒，循三阳三阴而入侵。温病阳盛耗液，见证以阳盛阴伤为主；伤寒既伤阳气，又寒可化热，故病或为热证或为寒证。温病之治重在救阴，初起率用辛凉，散中兼清，温病下不厌早；伤寒之治重在救阳，初起必用辛温，汗中兼温，伤寒下不嫌迟。至于湿温之证治则更非伤寒可比。以上皆就其大较而言，说明寒、温之辨至关重要，故《条辨》处处示人如何从病因、病机、辨证、治法等详察寒、温之异。

(3) 抓住温、湿二纲：《条辨》论温病有九，病种虽多，然从性质看，可概括为温热与湿热二类，其辨以是否夹湿为要领，不夹湿者为温热，夹湿者为湿热。因此，风温、暑温（偏于暑）、秋燥、冬温、温毒、温疫（暑燥疫）、温疟属温热病类；湿温、暑温（偏于湿）、温疫（湿热疫）属湿热病类。故汪瑟庵曰：“温热、湿温为本书两大纲领”。至于治法，王馥厚曰：“温病‘名目甚繁，而究其治法，只须详审温邪之兼湿与否，及温湿二邪孰少孰多以为用药之差别’”。可见，温病之辨证施治，只要能抓住温热与湿热二大纲，则思过半矣。当然，在温病发展过程中，由于邪正、阴阳的盛衰变化，湿热或温热的性质都可以发生转化。湿热病湿从热化，可转为温热，若湿从寒化，又可转为寒湿。同样，暑温病若湿先从热化尽，则为温热，若湿邪偏盛则为湿温。病证既已转化，其治当随之而变，不可执一。

4、学术特点

吴氏长期致力于研究温病，治学严谨，能勤求古训，博采众长，且重视临证，故学识与经验俱丰，又颇能触类旁通，机杼自出，故在学术上甚有特色，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1) 治温热，强调清润养阴：吴氏宗《内经》“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之说，认为“温热，阳邪也，阳盛则伤人之阴”，故对于温热病之治疗，十分注重顾护阴液。《条辨》中于阴亏精竭之辨，仔细入微，于清润护阴之用，法门无穷。综观全书，用药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大抵上焦主以辛凉，中焦主以甘寒，下焦主以咸寒，处处以护阴为要。如风温、温热、温疫、冬温之邪在上焦卫分，主以银翘散、桑菊饮。二者皆辛凉微苦之剂，既宣透表邪，清肃上焦，又预护其津，使表解而津不伤。迨邪入中焦，热盛者，清热兼以益阴，冀其热清而津不伤；热灼而津伤者，则用甘寒诸方，重在清养胃阴；热结阳明者，则重在增水行舟。若邪入下焦，主以复脉辈，重在甘润存津，补水制火。此外，鉴于时医治温之过，既力辟以辛温治温病之误，又屡诫恣用苦寒，于芩、连方中必用大队甘寒以监之，但令清热化阴，不令化燥。对于辛凉、甘寒之用，亦不许失之于过。盖辛味多散，过甚则泄而失收；凉味多苦，过甚亦燥而涸津；

甘之过甚，则壅遏而着邪；寒之过甚，则冰伏而不达。对此，吴氏于其药量的掌握，配伍的调制，均用心良苦，创用了诸如清营、清络、清燥、育阴等法。如用辛凉而轻清解暑、芳香化湿之品，组成清络饮以清化肺络，用治暑湿余邪；用辛凉而甘苦，轻宣清上之品，组成翘荷汤以清宣上焦气分燥热；用咸寒甘苦，清透润养之品，组成清营汤以清透营分之暑热，等等。诸方对于所主之证，皆适其轻重深浅之宜，毫无药过病所，或病轻药重之嫌，对后世医家有很大启发。

(2) 治湿热，重在化湿，分利三焦：湿为土气，寄旺于四时，故温病较风火燥寒为多见，且湿温一证，半阴半阳，其反复变迁又不可穷及。因此，吴氏“所以三致意者乃在湿温一证”，提出了多种方治，皆为医家所效法。吴氏治湿温，重在分解湿热与分利三焦。

分解湿热，以化湿为重，即叶天士“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之意。至于化湿，则引申叶氏治湿用杏、朴、苓之经验，重在疏达气机以及宣上、运中与渗下并行。《条辨》治湿温用方23首，计用药56味，其中应用杏、蔻、藿、朴、郁金、枳壳、橘皮、枳实、陈皮、桔梗之方15首，而用如上理气药竟有40味次之多，可见吴氏治湿温非常重视调理气机，尤以宣疏上、中二焦之气为要。因肺居上焦，主气而司治节，肺气宣行，则湿乃外达下走而化尽；脾主运化，居中而运四傍，湿阻中焦，脾机受困，惟借宣中理气之品以运脾化湿，则内外之湿乃不停聚为患。且湿为阴邪，得辛苦而温之品，乃从温燥而化。至于宣上，运中与渗下并行，其相须以化湿之妙，可例举三仁汤以为说明。该方中杏仁宣利肺气，使气行而湿行，这是张聿青“轻宣肺气，气化则湿亦清”之意；半夏、厚朴、蔻仁理气燥湿运脾，为崇土制湿之制；滑石、苡仁、通草，竹叶淡味宣泄，渗湿于热下。于是内外、三焦混处之湿各得分解，故湿温初起，湿重热轻者宜之。它如三加减正气散、杏仁滑石汤等皆反映了这一用药特点。

(3) 运用下法，灵活多变：温病热灼津伤，最易热结成实，且温邪传变迅速，兼证叠见，更有湿邪内阻，亦常借下以宣导之，故温病用下，较伤寒更费斟酌。吴氏对此，煞费苦心，其论证之周详，立法之精到，实前人所不及。吴氏用下必加意防护其阴，凡下证而病属半虚半实者，或液干多而热结少者，或下后津伤，热复内聚成实者，皆强调增水行舟。或单用增液汤，寓泻于补之中；或滋阴中略佐涤邪，如增液承气之属，是吴氏“迥护其虚，务存津液之心法”。此外，善于因证立法组方，泛应其变。如阳明温病下之不通，凡正虚不运药者用新加黄龙汤，邪正合治；兼肺气不降者用宣白承气汤，脏腑合治；热结大小二肠者用导赤承气汤，二肠合治；阳明、心包并病者用牛黄承气汤，两少阴合治；津亏肠燥者用增液汤或增液承气汤，气血合治。以上除增液汤外，皆用大黄，但证有不同，配伍亦异，做到了熨贴病情，进退有度。至于病兼湿邪而成实者，所用下法又别有所见，认为伤寒热邪劫烁，下之宜猛，温病湿邪内搏，下之宜轻；暑兼湿热须待湿从热化，具诸下证方可下之。其下虽用小承气，却宜诸药各等分用之；若暑湿内搏胸脘而气闭成实者，又宜小陷胸汤加枳实，以辛开苦降为法，此皆因证变通之治。

对于大承气汤的运用，一般方书都以痞满燥实坚为指征，实际上必待五者俱全而后用之，则大承气汤将无可用之时。吴氏则重在燥实，不强调痞满，实有见地。又《伤寒论》以日晡潮热为阳明腑实指征，但临幊上未必尽然。吴氏不提潮热，惟以诸证日晡益甚为标准，较切实际。《金匱》以“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吴氏指出“舌苔必须老黄，方可议下”。以上说明，吴氏对于温病下证，既注意吸取前人经验，又善于发展补充。

(4) 用药讲究性味组合：性味组合，在遣方用药上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如辛甘化阳，酸甘化阴，苦辛通降，苦温宣泄，酸苦涌泄等等，说明了性味组合在药效上有转化的作用；又如治里热证，应用辛寒则清热中具有透达之能，应用甘寒则清热中兼有生津之效，应用苦寒则清热中具有燥湿解毒之功，苦寒与咸寒相伍，则具泻热润下攻结之力等等，说明性味组合反映了一定的治疗意义。药物的性味配伍，《内经》启其端，清代温病学家广其用。尤以叶桂、吴瑭最突出。《条辨》一至三卷共198方中，分析性味而用者153方，对于性味的组合与运用，十分广泛而灵活。如温热病，邪在上焦肺经，有辛凉甘苦之银翘散、桑菊饮；逆传心营，有咸寒甘苦之清营汤；邪在中焦，热盛者有辛寒苦甘之白虎汤，津亏者有甘寒之沙参麦冬饮、辛寒复甘寒之竹叶石膏汤，燥结者有苦辛咸寒之承气汤或咸寒苦甘之增液承气汤；邪在下焦，热灼阴伤，有咸寒甘润或酸甘咸寒之复脉辈，阴虚火旺有咸寒甘苦之黄连阿胶汤。湿热病，病初而湿重热轻者，多用苦温淡辛合芳香法，如三仁汤；邪在中焦，多用辛开苦降法，如小陷胸汤加枳实；湿流下焦，多用苦辛淡法，如断下渗湿汤。此外，吴氏还认为李东垣的清暑益气汤是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复法，仲景的白虎加桂枝汤是辛凉甘和复辛温法。总之，吴氏十分重视药物的性味组合，其中规律，须加详察。

目 录

导言	(1)
卷一 上焦篇	
风温	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1)
暑温	暑温.....(19)
伏暑	伏暑.....(31)
湿温	湿温、寒湿.....(38)
温疟	温疟.....(44)
秋燥	秋燥.....(47)
补论秋燥胜气(节录)	补论秋燥胜气(节录).....(51)
卷二 中焦篇	
风温	风温、温热、湿疫、温毒、冬温.....(58)
暑温	暑温、伏暑.....(89)
寒湿	寒湿.....(95)
湿温(附：疟、痢、痘、痈)	湿温(附：疟、痢、痘、痈).....(106)
秋燥	秋燥.....(142)
卷三 下焦篇	
风温	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144)
暑温	暑温、伏暑.....(169)
寒湿(附：便血、咳嗽、痘痕)	寒湿(附：便血、咳嗽、痘痕).....(174)
湿温(附：疟、痢)	湿温(附：疟、痢).....(185)
秋燥	秋燥.....(203)

卷一 上 焦 篇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原文一】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

【提要】指出属于温病范围的疾患。

【释义】

1、温病的概念

温病，是感受温热病邪所致的多种热性病的总称，是外感热病中，以热象偏重，易伤津液为特点的一类疾患。《内经·热论篇》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又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据此，则伤寒有广义、狭义之分，而温病乃属于广义伤寒之一。于是后人遂将外感热病概括为伤寒与温病两大类别。伤寒（广义）
|
+——中风
+——湿温
+——热病
+——温病
+——伤寒

2、温病的类型及其命名

温病的主要类型有九，其命名多依据不同的时令、病邪、病情而定。如：

冬温、秋燥——据发病时令命名。

暑温、风温、温热、湿温——据感受病邪命名。

温疫、温毒、温疟——据病情特点命名。

温病类型较多，此举主要者而言，它如春温、伏暑皆属之。

3、不同类型的温病特点

（1）风温：为春令感风温之邪，病初以肺卫见证为特征。春令天气由寒转温，阳气开始升发，厥阴风木当令，故常温而夹风。人感温风，邪郁于肺，是为风温。

（2）温热：春令或夏初，感温热之邪，以起病即见热象偏盛为特征。温热病有广义狭义：广义之温热病泛指风温、暑温、冬温、春温、秋燥等温病而言；狭义之温热病多指春

而言，以春令天气由温转热，阳气弛张，感此温热之邪而病温也。春温除新感春令温热病邪者外，有谓系冬令感寒，伏而化热，乘春暖外发为病，是以初起即见里热偏盛之征。

(3) 湿温：夏秋之交，感湿热病邪，以湿热郁阻，病难速解为特征。

(4) 暑温：夏令感暑热之邪，以阳明气分热盛，津气亏伤为特征。夏令暑热既盛，雨湿亦多，故暑多挟湿，吴氏对此十分着意，他说：暑温“若纯热不兼湿者，仍归前条温热例，不得混入暑也”。凡暑兼湿热，偏于暑之热者为暑温，偏于暑之湿者为湿温。

(5) 温疫：由于温热之疠气浊邪所致，能转相染易。温疫为病，有偏于暑燥与偏于湿热之不同。

(6) 温毒：由于温热挟毒所致，除具一般温病见证外，并有局部红、肿、热、痛等症。

(7) 秋燥：由于感受秋令燥邪，以津液耗伤为特征。

(8) 冬温：由于冬令感非时之暖所致，其证与风温相同，惟以病发于冬季为异。

(9) 温疟：由于阴气先伤，复感暑热所致的一种疟疾。疟作以热多寒少为特征。此病缘于冬令感寒，寒伏化热伤阴，至夏复受暑热，以致阳热独盛发为温疟。

【讨论】温病与温疫的异同问题。本篇统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为例，而雷少逸《温瘟不同论》非之。认为温病所感系温热之气，温热本四时之常气，而瘟疫乃感天地之疠气，四时有温热，非瘟疫之可比；认为鞠通之书，实为治温病而设，而瘟疫之证，与温病因时之证之药相去径庭，决不能温、瘟混同而论。故雷氏强调，温病之书，不能治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温病。据临床所见，瘟疫为病，虽亦多偏于温热或湿热，惟其病情剧烈，传变迅速，形证夹杂，常无明显之三焦或卫、气、营、血诸证，故其病机与证治，确与一般温病有异。由是观之，雷氏之说，可从。

【原文二】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提要】温病的感受途径。

【释义】

1、温病先伤手太阴的病机

上焦病候，包括手太阴肺与手厥阴心包二经之病。而温病多从手太阴肺开始，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其病机如下：

温邪内袭，从口鼻入肺

温邪外薄，卫表先伤

温属火气，易刑肺金

温邪外表

先伤肺卫

命其呕恶类白痴

呕恶

温邪伤人，途径有二：一自口鼻而入，从上到下；一自皮毛内犯，从表入里。而肺居上焦，其位最高，且鼻气通于肺，故温邪之内袭者，先伤乎肺。又卫气者敷布于体表，主卫外而为固，故温邪之外薄者，必于卫表。而肺合皮毛，统乎卫气，故表卫受邪亦波及于肺，而病属肺经。此外，温为热之次，火为热之极。由于温属火之气，火易刑金，故温病多始于上焦，病初每见肺卫失司之候。

2、温寒辨异

伤寒与温病为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别，从上述温病始于手太阴肺的病机分析，知温病与伤寒在病因、病机与形证上有本质的差异。

外感热病	温病——感于温邪，病始于手太阴。温气发泄，伤人之阴，故先见咳嗽自汗、口渴、头痛、身热尺肤热等手太阴经中阴气郁滞之候。
	伤寒——感于寒邪，病始于足太阳。寒气收敛，伤人之阳，故先见恶寒、发热、头项强痛、不渴等足太阳经中阳气郁滞之候。

【原文三】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 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

【词解】脉动数：脉数而躁动不宁之象。

尺肤热：指尺泽至太渊一段皮肤发热。

【提要】手太阴温病之脉证。

【释义】

1、病机

上条谓：“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故此条冠以“太阴之为病”，知系温病初起，邪在手太阴肺经，亦即太阴温病。分析如下：

身热、口渴、头痛、脉动数——温邪内迫，阳热偏盛

微恶风寒、自汗——温邪外袭，卫表失调

咳——肺卫受邪，宣降失司

或尺肤热、午后热甚——阳邪鸱张，阴为热灼

或两寸独大——温邪上爱，克犯肺金

手太阴温病

太阳中风脉缓，太阳伤寒脉紧，今脉动数，知非太阳病，此从脉象以鉴别温病与伤寒。浮脉主表，太阳病脉当浮，此条不提乃省文。太阴温病亦见表证，本证脉动数不提浮象，亦省文。两寸候上焦，温邪上受，始于上焦，故或两寸独大。此皆阳邪施虐，肺卫为病之象。温邪内迫，火热上蒸，故身热头痛口渴。其或不渴者，乃初热未盛，而阴津未亏。温热灼阴，火乘时旺故或午后潮热。尺部为肾的定位，水为火克，故尺肤热甚，或谓尺肤为肺经循布之区，金受火克故尺肤热，亦通。卫气主温分肉而司开阖，温邪袭表，卫气失司，故微恶风寒而自汗。

2、太阴温病与太阳中风辨

太阴温病，症见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与伤寒太阳中风相似，然其病机则判然有别。比较如下：

太阴温病：温邪施虐，肺卫失宣，阴热内扰、阳津受灼——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

太阳中风：风寒外袭，循经上扰，寒束阳郁，风疏汗泄——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

至于脉证之辨：太阳中风，感于风寒，故恶寒重而发热轻，不渴，头痛，脉浮缓；太阴温病，感于风温，故热重而恶寒轻微，口渴，尺肤热，或午后热甚，脉动数或两寸独大。

【原文四】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温毒、暑温、湿温、温疟不在此例。

【提要】太阴温病，偏于卫表以及兼感新寒的证治。

【释义】

1、病机与治法

太阴温病，其初起见证不一，本条论述新感温病，偏于卫表以及兼感新寒的证治：

太阴温病初起
《恶风寒者——温邪内郁、新寒外束——桂枝汤辛温解肌》
《但热不恶寒而渴者——温邪外薄、阳热怫郁——银翘散辛凉解表》

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其初起由于温邪外袭，阳气怫郁，表卫失司，往往亦畏风寒，但其程度必轻，为时亦暂，若恶寒之甚者则系兼感外寒，表阳受遏。此证寒束于外，温邪内郁，所谓“客寒包火”。若其热象未甚，可暂用辛温解肌，使新寒外解而热达腠开，然后按温病论治，则寒、温之邪暂可冀其外解。不然，投用辛凉则反凉遏邪机，有欲达不达之弊。惟此用辛温之桂枝，仅因寒束之故，属于治温权变之法，若无表寒，则辛温当属切忌，正如章虚谷所说：“寒邪阴凝，故须麻桂猛剂，若温为阳邪，则宜轻散，倘重剂大汗而伤津液者，反化燥火则难治矣”。

本证“但热不恶寒”系与桂枝汤证之恶寒相对而言，吴氏自注：“仲景所云不恶风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古文简质，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本条以“但热不恶寒而渴者”作为用银翘散之据，亦嫌叙证未详，盖此语意出自《伤寒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仅见但热不恶寒而渴者，未尝不是邪已入里，气分热盛之候，则当清泄里热，银翘散非其治矣。知此意在说明太阴温病恶寒轻微，时间短暂，很快即但热不寒而渴，目的在突出温病热变迅速的特点，借与表寒证相区别。结合用药分析，其证可见微恶风寒、少汗或无汗、头痛咳嗽、舌边红、苔薄白、脉浮数等卫肺失宣，热气怫郁之候，故治用银翘散辛凉清解。

2、方义

(1) 桂枝汤：

桂枝——祛风散寒
芍药——和营敛阴
甘草——败毒和中
生姜、大枣——调和营卫

祛风解肌

调和营卫

桂枝汤为仲景群方之首，乃解肌发汗，调和营卫，益阴和阳之剂。方中桂枝辛温发汗，芍药酸寒敛阴，桂芍相伍，寒温相济，两和营卫；生姜之辛佐桂枝以发汗解肌，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化阴和里，桂芍相须，姜枣相得，复益甘草之甘平，有安内攘外之功，用以调和表里。是方也，阴阳表里并行不悖，刚柔相济发中有收，所以为和。凡太阴温病风寒外搏，卫表郁

闭之甚者，可权宜用之。

(2) 银翘散：《温病学》引《金匮要略》，附录于本草中，首见吴又可。然当银翘散与银花、连翘、竹叶——清热宣透；荆芥、淡豆豉、薄荷——发汗解表；辛凉透表；牛蒡子、桔梗，生甘草——轻宣肺气；清热宣肺。此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故本方主以轻清宣透，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为清宣肺卫温邪习用之剂。方中以少量辛温配入大队辛凉药中，取辛散透邪之功，又避其温燥助热之偏，是辛凉平和之剂。其旨不在发汗，重在清解疏透卫表之邪热，故温病初起，凡证偏卫表，皆可择用。

3. 辛温解肌或辛凉清透禁例

上述辛温解肌或辛凉清透，于冬温、风温、温热、温疫初起邪偏卫表之证均可择用。至于暑温、湿温、温毒、温疟则当别论。盖以温毒乃感受温热时毒，其治或宜疏表透邪，但尤重于清火解毒；暑温起病若迳入气分者当以清热涤暑保津为要；若兼寒湿者虽可用辛温，但仍以清化暑湿为主；温疟为阴气先伤，复感暑热，治以清泄阳明独盛之热为主；湿温乃湿热交结，湿蕴热中，宜宣化湿热为先。以上诸疾，若用辛温解肌则助热化燥，若用辛凉清透则力不胜任，或药证未符，故皆属禁例。

【原文五】太阴温病，恶风寒，服桂枝汤已，恶寒解，余病不解者，银翘散主之；余证悉减者，减其制。

【提要】太阴温病表寒解后的证治。

【释义】此承上条论述风温、湿热、温疫、冬温初起，风寒外束，用桂枝汤已，微得其汗，寒去而腠理开热达，即应按温病治法，改用辛凉清解。示意如下：



“余证不解”指身热、尺肤热、头痛、微渴、咳嗽等症仍在，或更见舌边红、苔白薄、脉浮数，此为风寒已去而温热外张之候，即应禁用辛温，改用辛凉之银翘散因势利导，清宣上焦。若头痛、身热、咳嗽等症已轻，则宜减轻剂量，以清透余邪。

【讨论】温病初起用桂枝汤问题。

治疗温病，《条辨》力辟温燥之弊，告诫忌用发汗，而此条却谓“太阴温病，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故为后学者所非议，认为此条之治，恰与本书大旨相违。

诚然，太阴温病初起，治以辛凉，本属不易之法，然而温邪为病，形证繁多，诸邪兼感，实所常见。如春承冬令，寒气犹存，因此每见先伤于温而再感于寒者。又如冬温，病在严冬正值寒水当令，亦可兼感于寒。吴安坤云：“霜降之后，当寒不寒，乃更温暖，因而衣被单薄，以致感寒而病者，冬温也”。俞根初亦云：“冬令晴暖，气候温燥，故称十月为小阳春，吸受其气，首先犯肺，复感冷风而发者，此名新感”。故风温、冬温，皆有先感于非时之暖，继后又被新寒外束之可能。对此，暂用桂枝汤辛温解肌俾得微汗，待表寒解后，再宗治温法改用辛凉。由此观之，吴氏于此证，因证而用桂枝汤，未可厚非。然此乃治温之变